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忆德伦 纪念李大钊 蒋力编 上海 :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4

陈尸墓苑原书或原书原书原书

I 援乙... 摇 II 蒋... 摇 III 援李德伦 原纪念文集

IV 援李德伦 原书表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0000 号

书摇摇名：忆德伦——纪念李大钊

作摇摇者：蒋力

责任编辑：范进德

封面创意：张科民

出版发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摇摇址：上海市汾阳路 000 号

排摇摇版：东方出版中心海峰电脑照排公司

印摇摇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

开摇摇本：原书原书原书原书

印摇摇张：员

插摇摇页：源页

字摇摇数：原书原书

版摇摇次：原书原书 员 月 第 员 版

原书原书 员 月 第 员 次 印 刷

印摇摇数：猿 肆 册

书摇摇号：陈尸墓苑原书或原书原书原书原书

定摇摇价：原书原书 元

摇摇听音乐可以把人们的精神状态搞对了,让人们更爱这个世界,更爱生活,更爱人类,活着更像人样,活得更有趣味,精神上,感情上更有寄托,让世界更美更好。

作为传播音乐的人,我感到幸福。

至今我还常常感怀母亲一生对我的爱护和体贴。

我的国文老师卢伯玮说过:“人活着就是要活得像个人的样子。”我慢慢体味这句话,逐渐明白了人不能像畜类,不能像行尸走肉,要称起这个“人”字,要爱自己,爱人类。世界上存在许多痛苦、不公正、不讲理和卑鄙、丑恶、残忍的现象,要去斗争,奋斗,战胜这些,这才像是一个人。

无论怎么哥们义气,正经事不能开玩笑,搞艺术不能马马虎虎,朋友间不欠人情不占便宜,不说空话,君子之交淡如水。

为“曲高和众”而奔走逾半世纪,始发现仍在起跑线上。

普及交响乐,并不是单纯的为了音乐,而是为了人类精神境界的升华。这个工作只靠少数人来做是不行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我希望更多的人都来听听交响乐,感受它的魅力,领略其中蕴含的人类智慧。

——李德伦



目
CONTENTS 录

遗作篇

- 李德伦 1985年在音协的一次讲话摇轱
交响乐在中国摇轱
指挥生涯第一步摇轱
曲高和众
摇——贺广东交响乐爱好者学会成立摇轱
良师与知音
摇——悼夏衍同志摇轱
给曹丁的信摇轱
附 :与李德伦相关的三份节目单摇轱

怀思篇

- 周巍峙 在李德伦安葬仪式上的讲话摇轱
孙家正 李德伦同志与他深爱的事业同在摇轱
吴祖强 深秋的哀思摇轱
俞松林 您将永远活在交响乐爱好者的心中
——在李德伦安葬仪式上的致辞摇轱
谭利华 我们的事业永远有李德伦先生的身影
——在李德伦安葬仪式上的讲话摇轱
司徒志文 李德伦和大提琴摇轱



摇



郑小瑛 勤恳的“拓荒牛” 摇坚定的“卫道士”

——为尊敬的李德伦大师送行 摇轱 68

曹摇鹏 真挚的友情

——给李德伦、李珏的信 摇轱 7

黄安伦 李大爷指引我写交响乐 摇轱 6

钱仁康 赠德伦兄

——调寄《一剪梅》 摇轱 20

高摇莽 大师走了 摇轱 0

高摇莽 一部不朽的交响曲 摇轱 39

黄晓芬 李刚 冥书致老友德伦兄 摇轱 7

卞祖善 他把一生托付给音乐

——赴华龙皇家陵园祭李德伦墓 摇轱 0

孟昭林 李德伦与中央乐团 摇轱 1

叶慧深 我心中永远的大师 摇轱 01

徐东晓 再来一段“空手道” 摇轱 05

刘净植 李德伦 约在春天的音乐会 摇轱 00

湛摇强 音乐老人李德伦 摇轱 19

郭摇佳 音乐大师李德伦昨日凌晨人生谢幕 摇轱 22

白宙伟 余隆谈大师 摇轱 27

刁摇艳 李大爷安然离去 摇轱 29

紫摇茵 追思李德伦 摇轱 39

李摇澄 我们曾在李德伦先生身边 摇轱 47

赵摇忱 李大爷 一扇门敞开着 摇轱 50

李摇丽 李德伦与广东很有缘 摇轱 60

孟摇侃 音乐葬礼 摇安魂故人

——《深秋的哀思——李德伦追思音乐会》侧记 摇轱 62

王摇爽 “山交”讲述怀念后面的故事 摇轱 67



摇圆



- 张泰宁 海外知音为大师送行
——加拿大华人追思音乐会纪实**摇轱**70
- 周光蓁 中国交响乐指挥大师传奇的一生**摇轱**75
- 陈摇雄 李德伦与斯特恩**摇轱**79
伴随音乐**摇**相约春天**摇轱**86
安息吧——李大爷**摇轱**90
- 紫摇茵 墓碑上金色的休止符**摇轱**94
- 王洪波 李德伦的“历史癖”**摇轱**97
- 易摇凡 曾经专业摄影师**摇轱**99
- 吉摇玛 台下李德伦**摇轱**101
- 耿摇纯 雅乐师表李德伦**摇轱**104
- 韩摇溪 生命的绝响**摇轱**108
- 林摇青 永远的怀念**摇轱**110
- 刘德增 李德伦在山西二三事**摇轱**112
- 李文庆 又见李德伦**摇轱**114
- 郭洪波 大师风范**摇**山高水长
——缅怀李德伦老伯**摇轱**119
- 老行者 忆李德伦**摇轱**121
- 唐中六 悼李德伦先生**摇轱**127
- 冯灿文 七十年的交往**摇轱**138
- 罗昌遐 深切怀念李德伦**摇轱**139
- 薛安康 为了美好的明天
——李德伦与深圳青少年爱乐室内乐团**摇轱**150
- 赵景伦 怀念李德伦
——写在大师逝世两周年**摇轱**160
- 裴摇诺 爱你的人们不曾忘记
——纪念李德伦交响音乐会在青岛举行**摇轱**161
- 李菊同 给五弟德伦的信**摇轱**167





李摇鹿 我的父亲摇轱²⁵⁰

书话篇

李摇琦 老友李德伦的书

——《交响人生》序摇轱²⁶⁷

蒋摇力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交响人生》编读感言摇轱²⁷⁰

金兆钧 并非仅仅为了交响的人生

——《交响人生》一书读后摇轱²⁷¹

萧摇燕 大音希声

——读《交响人生》摇轱²⁷⁷

黄宗江 读李德伦

——《李德伦传》序摇轱²⁸⁰

罗筠筠 《李德伦传》引言摇轱²⁸⁶

王摇绯 一位指挥家的命运交响曲

——读《李德伦传》摇轱²⁸⁹

徐新英 读《李德伦传》有感摇轱²⁹²

书信篇

李焕之 给李德伦的信(1951年)摇轱²⁹⁷

阿诺索夫 给李德伦的信(1951年)摇轱²⁹⁷

尤金·奥曼迪 给李德伦的信(1956年)摇轱²⁹⁸

严良堃 给李德伦的信(1957年)摇轱²⁹⁹

黄贻钧 给李德伦的信(1957年)摇轱³⁰⁰

陈摇洪 给李德伦的信(1957年)摇轱³⁰¹

华罗庚、华君武 给李德伦的信(1958年)摇轱³⁰¹

缪天瑞 给李德伦的信(1958年)摇轱³⁰²

萧摇乾 给李德伦的信(1958年)摇轱³⁰³



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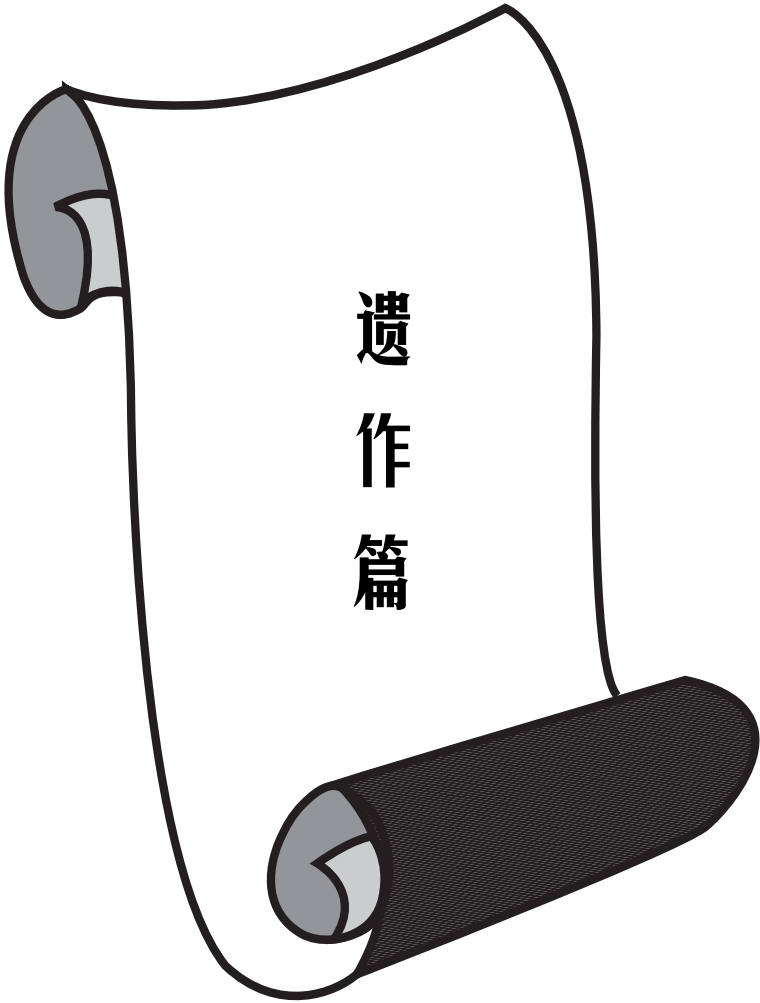
- 钱学森 给李德伦的信(1957年) 摇轱 04
- 李摇群 给李德伦的信(1957年) 摇轱 04
- 徐摇迟 给李珏的信(1958年) 摇轱 05
- 曹摇鹏 给李珏的信(1958年) 摇轱 06
- 刘幼雪 给李珏的信(1958年) 摇轱 06
- 汪里汶 给李珏的信(1958年) 摇轱 07
- 邵摇恩 给李珏的信(1958年) 摇轱 09
- 张丽达 给李珏的信(1958年) 摇轱 09
- 盛明耀、盛明亮及家属给李珏的信(1958年) 摇轱 10
- 盛摇原 给李珏的信(1958年) 摇轱 11
- 斯拉瓦·奥夫契尼科夫 给李珏的信(1958年) 摇轱 12
- 张效东 给李珏的信(1958年) 摇轱 13

祭奠篇

- 李德伦逝世后国内主要媒体报道索引 摇轱 19
- 唁函摘录 摇轱 27
- 李珏及子女 致所有关心李德伦的人们的一封信 摇轱 22
- 李摇鹿 爱您的人们
——在安葬仪式上的讲话 摇轱 27
- 蒋摇力 大树的恩泽
——代后记 摇轱 26



摇



遗作篇



1957年在音协的 一次讲话(节选)

李德伦

交响乐在中国的历史是比较短的,过去我们根本没有交响乐。

解放以来,我们实际上搞的是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以这个经济为基础,当然不需要交响乐。过去我们嫌知识太多了,既然嫌知识太多了,交响乐还能发达吗?所以解放以来,虽然经过总理和各方面的努力,我们建立了交响乐队,但是发展很缓慢。特别是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受到很大的摧残,甚至可以说是破坏。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搞四个现代化,也没有致力于全国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致力于文化水平的降低。“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科学、国防,必然要有高等的文化水平。这样,交响乐事业在四个现代化中,就成为一门必不可少的艺术。有文化的、有知识的中国人民,必然需要在精神生活上,更充实,更丰富。没有交响乐是不可想象的。最近半年多以来,我在北京、上海各大学里讲解交响乐,每次都有几百人以至几千人来听。我原定讲两小时,但往往下不了台,总要讲三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那些青年在很热的情况下不愿意走,因为他们迫切要求知道和欣赏。他们的生活



播



当中已经需要这方面的补充了。

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话剧、电影、小说、诗歌方面。而音乐上我们却做得很少,以至于很多不好的音乐在群众中大量泛滥。而我们的交响乐却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与提倡,这是我们的青年,特别是有文化的青年精神生活中一个大的空白和缺口。我们搞革命音乐创作这么多年,这是非常痛心的。另一方面也感觉到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应当提倡好的音乐。我主张提倡交响乐,使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青年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能够得到充实和丰富,得到更大的满足。这是交响乐事业的重要性。

解放后,交响乐队确实大大发展了。缘四年代,全国风起云涌。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都有交响乐团。可是没多久就“反右”了。乐团刚办起来却得不到发展,像广州乐团就完全垮台了,现在从新建立。“四人帮”粉碎以后,虽然有很多同志(包括高级领导同志)积极办乐团,但办不起来,因为得不到重视。特别是有些地方的文化界,他们不支持,以为这是多余的。他们思想不解放,总是把中国的文化建筑在中国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来看问题,那当然就用不着交响乐。现有的乐团也就是自己在搞,遇到了很多困难,现在就遇到很大的经济困难。大乐队在世界上都是赔钱的,赔钱的买卖谁都不愿意搞,都愿意赚钱。所以表面上挂着交响乐的牌子,实际上赚钱并不靠交响乐,而靠别的办法,比如搞轻音乐。沈阳成立的乐团又解散了,维持不了。目前处于这种状态,我觉得需要支持,需要我们的国家支持。这是简单的发展历史。

成立交响乐团并不是就解决问题了。围绕交响乐事业建设有三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创作问题。交响乐的形式是从西方传入的,是从平地干起来的。交响乐的创作,以前星海写



摇源



过第一、第二交响乐,还有一些同志写过管弦乐作品。还有些也只是习作性质。解放后,乐队的雏形在1953年就已经具备了(乐团正式成立是1954年)。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出现大量的高质量的创作是不可能的。格林卡是俄罗斯音乐之父,但是格林卡的时代在19世纪上半叶,所以他写的歌剧主要还是受意大利歌剧的影响。虽然里面用了一些民族曲调,但是从配器等方面看,没有搞出真正自己的一套东西。俄罗斯学派的形成还是在19世纪末叶,“五人团”柴科夫斯基等人出来以后才有的,经过了半个世纪两三代人才形成的。我们中国刚开始办就要完全民族化,怎么可能呢?而且1954年还做了一个很怪的决定,以后不外派作曲的留学生了。好像我们只搞民族作曲。这样的话,还怎么搞交响乐呢?搞现代化不能死抱着民族传统。民族传统到了现在,需要一个很大的改进以适应现代的社会。美术有水墨画,但也需要更丰富的色彩来表现更丰富的东西。音乐也一样,用民族乐器演奏,当然很好,但是很不够。我们现代能够搞交响乐创作的人才非常少,并且手法技巧还是19世纪上半叶的水平。19世纪下半叶以后,特别是印象派以后,管弦乐写作的手法,我们听得都很少,那怎么写呢?所以有些外国人听了我们写的东西说,像格拉祖诺夫、像俄罗斯,那是自然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这些作品,眼界很狭隘。我不是说我们要搞现代派,但是有一个目的,技巧本身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现代生活当中,就要用现代语言说话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领导看得不清。我们的作曲家,包括水平最高的,在这方面都接触得很少,那我们的交响乐事业确实很难发展。我们现在演奏的作品不是像施特劳斯、柴科夫斯基,就是像格拉祖诺夫。现在也有学学斯特拉文斯基的手法,就觉得先进的不得了了。甚至整段的抄,可是你也不知道,因为没听过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一听,哎呀,这很新。其实并不新,斯特拉文斯基写



播



的也是本世纪初的作品。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搬一些也是必然的,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创作应该说是很幼稚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作品现在还没有。

有人说我们写出来没人演。演不演有个客观问题。现在政府、音协可以拿出一些经费,为一些新作品的试奏做些辅助工作,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这还不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培养作曲家,给我们的作曲家条件。这个条件不是说往交响乐队身上一推就完了。我们交响乐队的任务很多,刚才我讲了,经济任务就完成不了,再演奏这些作品就更完不成这些任务了。这些作品不能全部都演,只能选出其中能够有观众的作品,稍差一点的,观众、音乐爱好者都会不满意,专业的也不愿意,只能演一部分。外国,就说企业归国有的国家,都是由国家拿出一笔经费。演出没有观众,它把观众的钱都包下来了。这样,经济任务就完成了,乐队队员还得到一定的物质支持,从这点说,现在我们开始好转,但是还不够。

我觉得,创作问题还不仅是演出问题,还有作曲家的培养问题。我们作曲系招的学生太少。而且,有系统地培养他们写交响乐,做得很不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已有的这些作曲家,怎么进一步提高。现在,创作好像只是个人的事情,国家和集体很难帮助他们。我们也没有多少权威大师,使别人可以和他学习作曲,好像大家水平都很高,谁也不管谁,谁也帮助不了谁。这样他怎么进步?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有计划。派留学生出去,是一个办法,但只是一定年龄的。对于现有的作曲家,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请有一定地位的作曲家来讲学,来帮助我们看作品,或者在写作方面给予具体的帮助。这样是有好处的。否则,我们就眼看着很多作曲家的才能浪费掉了。假如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作曲从技巧上,从内容上有个有水平的老师、导师来帮助,我们作品的提高确实很困难。在这方面应该多做



摇远



工作。现在在演出上,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谁的作品演出了,就怎么样了,不演出又怎么样了。有的人作品水平并不怎么好,可是却拼命到处去钻,让人家给他演出。音乐家协会或是文化部艺术局,有这么一个专门机构,或是请一些专家来搞研究性的、探讨性的创作上的讨论。不是那种谁也不愿意得罪谁的,而真正是友好的、负责任的。这点,我可以介绍我在苏联学习时的情况。他们选作品时,并不是作曲家协会的主席听了以后才怎么样,他们是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其中可能有个别的有威望的作曲家。这个委员会研究作品是一种职务。这几个作品交给这个小组是临时性的,看作品、讨论作品是要拿稿费的。看完作品拿出有论据的、有研究的评论来。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可以做个考虑,帮助作曲家进行发展。

交流很重要,我们的作曲家将来是否也有机会出国考察,所一听,看一看,到人家的作曲班上旁听几次,不是去走马观花,走一趟就回来了,而是比较细致地研究人家的音乐创作。是不是这样做好一些。这是一方面。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作品还是在很幼稚的阶段,但是比起建国年代来是有很大的发展的,有些作品还是很像样子,无论从配器手法,从内容的深度来说都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再一个是乐队的问题。现在我们中国像样的交响乐队只有两个,北京、上海各一个,比较完整。广州和西安的乐队因条件受到限制,还很不够,还需要大力支持和发展。那就是说,十亿人口有四个乐队,两大两小,五亿人口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不算多吧?五亿人口仅有这点乐队,还不能大力去把它办好,还干好多别的事,去搞电影,搞轻音乐,我们的事业怎么能搞好呢?国外那么多的交响乐队,还不遗余力地在那搞。你拿起人家的节目单来看,吓我们一跳,一年能演那么多曲目,我们就做不到。为什么?我们没有全部时间投入、全部力量投入。我们干很多





别的事情,完成经济任务。“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年是政治冲击业务。我做过一个统计:从1951年到1956年是德国指挥专家训练,是正规训练的,是按外国乐队应有的那样训练的,当然还是个很初步的乐队。一年练了六部交响乐,还不算其他作品(比如协奏曲等)。还演出了民族作品的专场音乐会,像《嘎达梅林》等都是在那时演的。很像样子。结果,六部交响乐,我们保留了五部。从1956年到1959年,三年多的时间,我们排了五部交响乐,其中包括中国作品,如罗忠镕《第一交响曲》、李焕之《第一交响曲》等,保留了五部。1959年比起1956年,曲目仅多了一倍多一点,干了两年的事。为什么呢?就是政治的冲击。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文化大革命”就不用讲了,一场灾难。交响乐事业没有垮台就算好事了。很多乐队都垮台了。我们算是样板团,还在演出。实际上演什么了?猴首曲子演了1959年,过去的水平统统丢光。1959年,周总理让我们演了一场贝多芬的交响乐,演得稀里哗啦的,拣不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前1959年,虽然进度慢,但还是有进度的。到1959年,我们的水平比以前有很大提高,叫做接近国际水平,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平。这1959年就后退了。“四人帮”粉碎以后,1978年猴月15日,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们才开始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来纪念。当时被当作是大胆的尝试,因为这次演出是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以后,我们陆续恢复过去的旧曲目。但现在,这几年,老实讲,工作做得很困难。各种问题相继发生,十年浩劫的后遗症也在起作用。所以现在没有拿起过去那么大的劲头来干。大家的问题很多。刚才讲的经济任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乐队队员的生活很困难。生活困难就不能够很集中地搞事业。我们现在排练只能在上午。大家身体也顶不住,还要料理家务,处理别的事情,或者录音,有些收入。各种问题也多。所以不能全部力量投入。但就这样,我们可以说已经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



摇愿



水平了。不但恢复 而且超过了。就是说 ,一个乐队的提高要比创作上容易些。人才培养 ,训练只要得法 ,还是可以的。“四人帮”粉碎以后确实有个大好形势 ,就是虽然经济上还有压力 ,但是运动上的干扰少了 ,瞎指挥少了 ,业务上的瞎指挥少了。所以从今年开始 ,我们可以订出一个训练和演出的计划。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过去 ,计划做过 ,但从来没实现过 ,总是被冲击 ,包括前三年也是这样。现在又请来了外国专家训练 ,这也是一个保障。外国专家有个好处 ,他的计划你得实现 ,中国专家定计划可以随便搞垮。外国专家来 ,秩序也比较好维持。我们现在两个星期一套节目 ,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到现在 ,一直办下来了。本来暑假准备开综合音乐会 ,专家来了 ,还继续搞交响乐。所以新曲目的扩大积累大大超过了前 **几年**。这是值得我们大家高兴的。我们的乐队还在继续这样训练。

但是有这么几个问题 :乐队的本身。我们的薪金制度还没有能完全按劳取酬。乐队按劳取酬有两方面 :一个是本人的演奏能力 ;另一个是合奏和乐队经验。合奏和乐队经验老队员好一些 ,而新队员个人技术好一些 ,年轻力壮 ,技术发展得快。现在我们的乐队就这么个现象 :走马灯。今天你吹第一 ,明天我吹第一 ,后天他吹第一 ,大家走马灯。这样是不是好呢 ?可以使能力较差 ,经验不足的队员得到锻炼的机会 ,这点是好的。但是从乐队本身来说 ,使业务平衡就不能这样。第一就是第一 ,第二就是第二 ,首席就是首席 ,副首席就是副首席。第一提琴和第二提琴、前与后 ,应该有区别。我们现在没有区别 ,都是平均地搞。因为我们的薪金制度没有这方面的安排。我在 **几年前**就提出应该有一个职位薪金 ,现在叫做岗位薪。就是你拉首席有这个薪金 ,不拉首席没这个薪金 ,吹第一有这个薪金 ,不吹第一没这个薪金。应该有这种规定。这样的话 ,吹第一的比别人拿钱多一些 ,因为他确实比别人要累得多 ,他就认真一点 ,负责一点。



招



现在,今天你吹,明天我吹,大家谁都没有责任感。难道这样的制度就真正体现按劳取酬?

再一个就是生活问题。我们很多技术很好的演奏员只拿很低的薪金。这样对他本人,对我们整个事业都是不利的。他不能安心地把事业搞好。他拿着很低的薪金,而现在已经结了婚,有孩子了。他怎么办呢?他能够全心全意地把力量扑到业务上?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新陈代谢的问题,新的演奏员的培养及教育。“文化大革命”以前,音乐学院好的毕业生是不分配给交响乐团的,当然很多同志也成了好的演奏员。但是好的学生来是不是也会很好呢?现在也还同样存在这个问题。音乐学院优秀的毕业生我们恐怕是捞不到。这样乐队的发展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乐队补充的年轻力量都是我们自己的学员班培养的,这就很有意思。音乐学院培养出学生来,不能补充交响乐团。去教学,准备搞乐队。我们也培养学员,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独立王国,都有自己的一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样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吗?不能够分工吗?另外还有这样的现象,很多好的演奏员在其他单位。我们国家是不是应该有乐队的等级。国家应该花些钱把力量集中在几个好的乐队,我们才有代表国家的乐队,像体育的国家队一样。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我去过西德,西德全国的乐队分为五个等级,都是专业的乐队,第一级的乐队比第五级高得很多。这样才能保证人才的集中使用、合理使用。否则,一个比较差的乐队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小号演奏员,他能发挥什么作用?日子长了他也就不了,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有些演奏员是不是能够集中在一个国家全盘计划的乐队,除了音乐学院以外,还可以从全国各地招考。

现在,很多人都问我关于指挥的培养。我从1957年回来以后,教过不少学生。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过不少学生。这些指





挥很多是很有才能的,但是他们没有实践的机会。别说他们,我又有多少实践机会呢?我虽然是中央乐团的第一任指挥,可是指挥过几个交响乐呢?没有机会。虽然叫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可是没干交响乐队的事。我们可以培养青年指挥,可以请一些做我们的助理,可以请客席指挥来排练。但这些都是现象。因为自己还没有指挥几场,一年指挥一场两场,你还请客席来干什么?这是客观存在。我教过很多的好学生,他们在毕业的时候是业务水平最高的时候。但以后不知干什么去了。也许当指挥,但当指挥也尽干些别的事,末了也就这样了。我觉得,目前不是没有人培养,也不是没有人才培养,而是我们的事业问题。事业发展起来,大家都有锻炼的机会,年轻的指挥就会不断出现,这是不用发愁的。现在我和韩中杰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在苏联学的曲目现在还没抖落完呢!而同时和我们一块在苏联学习的那些外国指挥,现在已扩大了不知几倍的曲目了。姚关荣从德国回来,也一直窝着。上海的曹鹏,还有郑小瑛,多年一直窝着,现在才有发挥的机会。上海的黄晓同一直教书,也就没有再指挥什么。那么学指挥的还有多少人呢?严良堃搞合唱了,也很少指挥交响乐。这些人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得不到发挥,得不到提高的机会。另外,我们的指挥出去锻炼,到外国去考察、巡回演出的机会也不多。我算机会比较多的,其他人就很少有这个机会了。这也是很必要的,这样才能提高水平。

第三方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群众,就是音乐听众。我们的交响乐队演奏、创作和发展,没有群众是不行的。我们的艺术事业一定要在广大群众欢迎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我们的演奏员,我们的指挥都是要在群众当中发展起来的。群众不断给我们输送新的血液,很多作品在群众当中经过考验,得到他们的承认,我们的演奏水平得到群众的评价,这是基础。我们的



摄